



都市情思

冬日的山岭

张天一

我从远方赶来,正向冬日的山岭走去。一条路和一条河,竟相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。

繁华的街市抛在脑后,玲珑的村庄像一个个久违的朋友,闪现,然后擦肩而过。我总是这样,在平静的日子里恍惚入梦,越是眼前的事,越是遗失记忆;越是遥远的往事,却越记得清楚。耳畔传来了海鸥的鸣叫,浪花陪伴着航船离岸。忽而蒲公英飘过山谷,小路上散落着淡红色的玉兰。那些仿佛都是真实的存在,而我正生活不经意的幻境里。

沿路而去,冬日的阳光正好。天空蔚蓝,白云丝丝缕缕,像极了羽翼飞舞。弯弯曲曲的道路两旁,是一片片辛夷林。冬日的辛夷树虽然漫山遍野,却显得有些单薄,空空的枝头轻轻摆动,盼望着来年三月的盛放。

陪伴我去的,还有一条河。初冬的河水未凝,却也听不到潺潺水声,河床上满是巨石和倒伏的树干,散乱而荒凉。这里依然残留着入秋那场洪水的印迹,断裂的桥涵孤独地潜藏在沙砾深处,垮塌的河堤裸露着斑驳的轮廓。不过我还能顺利地向前驶去,凹陷的道路已经填平,土黄色的连接处,像是受伤的胳膊缠上了厚厚的绷带,在阳光下缓缓愈合着伤口。变幻莫测的季节已去,始料未及的灾难已去,勇敢穿越风雨的,有头顶的阳光,有脚下的大地,还有热恋这片土地的故乡人。

山路几弯,河流渐隐。我来到了家乡的北部山区,来到这个叫建坪的小村庄。村庄和村庄旁边那座大山,没有丝毫名气。我所见到的乡亲父老,淳朴得像一只正在犁地的黄牛。冬日下的村庄与往常一样静谧,只是村中有一条宽阔的道路穿过,两侧排列着整齐的房屋,和想象中传统的村落不太一样。文化广场飘扬的旗帜、处处醒目的标语和校园里传来的阵阵童声,让小小的村庄焕发着新时代的气息。

每来到村庄,我总是感到熟悉又陌生。不禁追忆,我自己的村庄在哪里。依稀记得小时候,我的村庄就在岸边,北面是一座小小的山岭,南面是一条宽阔的大河。记忆中的阳光明媚和湖光山色,就是童年的缤纷色彩。后来听说,我父辈的村庄其实还在南面,在一座水库的下面。那时的水库还是一条河流,父辈的村庄也在岸边。那一年,在时代的召唤下,父辈们毅然收拾起所有的家什,离村庄而去,随后一座大坝筑起,河流汇集,村庄淹没在水底。所以我明白了父辈们总带我来到河边,不只看看清澈的河水,还有更遥远的牵绊。可在我的村庄待的时间也不久,只记得某一天,一家人带着行李坐上了颠簸的小货车,向深山驶去,来到一座巨大的工厂里面。红砖红瓦的楼房,钢铁栏杆的桥梁,笔直

纵横的道路,都让我感到极度陌生,只有墙壁上那些“备荒备战为人民”的标语,似懂非懂,却也记忆犹新。再后来我离开了大山,奔走在远方,去过高楼林立的都市,也看过辽阔无垠的大海,一开始偶尔回到工厂、回到村庄看看,可三十年过去,祖辈们走了,父辈们走了,村庄的亲戚也越来越少。河流、村庄、山岭,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模糊,不复往日的模样。

眼前的村庄,虽然没有大河陪伴,但环绕的群山,有些似曾相识。村庄旁边的山叫演艺山,名字有些文艺,身躯却有些高耸,仿佛要遮天蔽日,在连绵起伏的山脉里格外突出。爬上山顶,村庄就变得小巧,像是一个个冰糖葫芦,被一条道路串了起来。大山和村庄,一直不言不语,潜藏的故事,不轻易向人诉说。

可无论如何,在北部山区,在一座高高的山顶,目所能及的地方,皆是壮丽的风景。向南看,村庄似星罗棋布,向北看,峰峦如巨浪冲天。一刹那大风骤起,漫卷流云,以万钧之势撞击着悬崖绝壁,仿佛让我融化在刺眼的阳光里。身处高山之巅,俯视山河万里,心胸感觉扩张到了极致,又仿佛沉潜着无穷的力量。难怪19世纪中叶的捻军,能够扎根在群山游击数年,起义之火炙烤着封建王朝的根基。高高的演艺山,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,一花一草一木一石,都记录着辉煌或壮烈的一瞬。

其实何止是演艺山,在这片土地上,有许多记忆能让人惊异一时甚至景仰一世。不远处的杏花山和小空山,依稀闪现着猿人祖先伟岸的身影,洞穴里那些散落的旧石器残片,是祖辈坚强与智慧的铭记。那些沿着山脉断续的楚长城和关寨上,交织着多少悲壮的厮杀和血泪。千年以来,无数英雄壮士曾在这里前仆后继,直至曹店支部、洪崖支部的革命者们浴血奋战,用信仰吹响了胜利的号角,让这片古老的大地最终获得新生。

在演艺山上,我还能望见远方的那座水库。我知道,我父辈的村庄在那里,我的村庄也在那里。如今,我父辈的村庄在水底,我的村庄掩埋着父辈。可我相信他们都很安详,因为那里有他们无悔的记忆,有我可以传承的血脉,有正在续写着未了的希冀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,群山似乎不曾有所改变,一条条公路、铁路已穿山而过伸向四面八方。村内车水马龙,村外鸟语花香,好消息不断从乡亲们的手机里传来,在山间久久回响……

冬日的山岭,冬日的村庄,远在北方,近在脚下。这片美丽的家园,所有的山岭和村庄都一样朴实,一样纯真。寒冷的季节虽至,他们又开始向新的梦想起程。梦想在哪里?他们最清楚——

梦想在终将归来的和风春暖,梦想在一眼万亩的辛夷花开!③5



诗语

归去来兮

张晓玲

风把前尘抹平
古战场 被岁月一层层地覆盖
叶子归去的路上 山垭一片肃杀
一些情愫 在秋天飘落

野菊花与夕阳对望
转动的年轮 听惯了大风的歌唱
洗不尽的火药味
在风里 沉积成了锦绣芬芳

那是一座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山
风衣拂过的背影 定格了离愁
都不及铠甲剑戟顽韧
血色的悲壮 漫过了山梁上的紫藤

踩一路碎石山道
觅一片刀枪剑戟的碰撞
山河的呐喊 隐去了爱恋和小情绪
叶子飘落 归去 来兮③5

荷锄

李荷秋

有一种任性,
叫辞官归隐;
有一种芳华,
叫舍弃繁华。
不为五斗米折腰,
是你对外的宣告。
有人说你清高,
有人说你虚夸,
你什么也没说,
微微一笑。

褪去官服,
将自己放逐;
以一只鸟冲出樊笼的轻快,衔几缕菊香,
栖息之处,
是灵魂回归的怡然,
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。

携薄薄清露,
披一袭月光,荷锄,
躬耕着平平仄仄的田园;
笔墨下,那一方桃源啊,
千百年来,
迷倒了无数红尘世人。③5



乡情悠悠

村庄的粮仓

王长敏

我思念故乡的时候,就喊一喊庄稼的名字

年少时,到了春天,村民们家里的粮仓就空了。村民们害怕过春天,把春天叫作青黄不接。

那年春天,我家来了媒人,给大哥说媳妇,正是我家的粮仓空的时候。母亲担心地说,还是等到秋天吧,可是女方急着要来我家看看,母亲愁得没有办法,只好把破旧的被子装进粮仓,在上面撒了些红薯干。

后来,还是没有蒙过关,女方嫌我家穷,就另嫁他人。我母亲痛苦了好一阵子。

后来,责任田承包到户,家家都分到了田地。我母亲心情好起来,她懂得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,春分就播种;芒种,就抢收抢种,哪些庄稼喜水,哪些庄稼耐旱涝,母亲掐指算着日子,按时把种子播进土地里。

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,她格外珍惜时间,她怕雨来,不知疲倦地在田间劳动。我那时上小学,放学回家就马上做饭,吃过饭之后,把饭菜送给母亲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其中的甘苦,只有庄

稼人知道。

村庄住进粮仓里,粮仓里装满了麦子、大豆、绿豆、芝麻,院落的树上挂着玉米棒;红薯、白菜、萝卜放进地窖里。

村民再也不怕过春天了。有了粮食,就可以养殖,养羊、养猪,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红火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,去南方大城市里工作,我思念故乡的时候,就喊一喊庄稼的名字,稻谷,红薯,小麦,高粱,玉米……心中就得到了慰帖的宽慰,仿佛心中有了满满的粮仓。

今年金秋十月,我回到故乡,去看望表妹,她向我述说着,租种了二十多亩田地,种多少亩花生,种多少亩芝麻……因为有了多余的粮草,养了一百只羊,三十多只鹅。

表妹守候着土地,丰收给她带来喜悦,她非常满足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我不禁感叹,村民们的梦圆了——村庄的粮仓殷实,生活更加富足了。③5